

方言
音
釋

丁惟汾著
齐鲁书社

4
2

丁惟汾著

方言音釋

齐
鲁
书
社

方 言 音 释

丁 惟 汾

齐 鲁 书 社 出 版 发 行

(济 南 经 九 路 胜 利 大 街)

山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 9 印 张 2 插 页 166 千 字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 — 7,000

书 号 9206·8 定 价 2.10 元

出版說明

《方言音釋》係已故日照丁惟汾先生遺著。丁惟汾，別號詒雅堂主，近代著名文字音韻學家，著有《詒雅堂叢著》等，《方言音釋》即《叢著》之一種。

西漢揚雄撰《方言》一書，是研究我國古代語言詞匯的珍貴資料，為歷代學者所重視，先後曾有多種注本，但大都着重文字訓釋。而丁氏此書則運用其對古音韻學的研究，「以音釋音，以音釋義」，故名《方言音釋》。全書體例先列《方言》原文和晋代郭璞舊注，次將有關文字分別歸屬各個韻部，再次是釋文書證，突出了「音釋」之特點，實為《方言》一書別開生面的新注本。

丁氏此書初稿作於一九三二年，王獻唐先生當時對清抄稿本作過校訂。此次出版依據後來台灣省的一個印本，用王氏批校初稿本作過參校，并附錄了若干條王氏校語。王獻唐一九四三年撰寫之《詒雅堂主治學記》，對作者生平學術記述甚詳，一并附印書前，供讀者參考。

詒雅堂主治學記

王獻唐

詒雅先生幼承家學，壯歲奔走革命，舟車戎馬之際，未嘗一日廢書。今壽躋七秩，猶伏案操觚，著述愈勤。先是，照邑許瀚印林，從高郵王石壘受學，治說文金石，有重名。邑士從學者，丁艮善少山，丁樹五伯才。先生尊人竹筠先生，與兩君游，復從印林問故。專究毛詩，成毛詩正韻四卷。又著毛詩字分韻，合曲阜孔氏，高郵王氏兩家韻目，爲部二十有二，以詩字隸入，各定音切。并授之先生。先生既沃聞講論，後居平滬，輯刊正韻，復取分韻習之，朝誦夕惟，又博稽羣籍，辨章韻讀，任舉一字，即知古隸何部讀何音，脫口而出。時與往來商討者，餘杭章炳麟太炎，儀徵劉師培申叔，蘄春黃侃季剛，皆邃於古音韻者也。正韻原分六類，都七十三例，先生讀詩，復以韻譜之，續得六例，成毛詩韻聿。繼治爾雅，成爾雅釋今。又治方言，成方言音釋。更以今言求古語，爲俚語證古。五十年來，讀毛詩、爾雅、方言，凡數千百過，成書百餘萬言，先後易稿三四通，今殷殷尚未已也。先生治毛詩別有札記，羣經諸子及楚辭、說文，亦各有札記。外并論韻諸文，皆未暇整比。已整比者，鑽仰所及，

竊分四端述之，敬質於先生焉。往者讀詩，率於句末求韻。嘉定錢氏益以連章句中二類，孔氏爲詩聲分例，其法大具。正韻書出，分例之後，肇類分組，視前尤詳。餘杭章氏叙，謂成均之貞符，東序之秘寶，喬作梓述，復得先生，所謂金聲而玉振者矣。先生韵聿六例，爲介錯韵，爲遞轉韵，爲連續遞轉韵，爲交錯韵，爲交錯轉韵，爲雙聲通讀韵。中以遞轉一例，尤爲鈐鍵。遞轉韵者，於原韵末句，介以轉韵韵字，用起下句，或以轉韵起句，介以原韵韵字，用承上句。所介之字，在句首句中句末，爲律不一。然遇轉時，其上下兩韵，必介於二句之中，相應相和，再轉三轉亦然。通稽全詩，百不爽一。斯誠弦歌之秘節，沈隱數千年，自先生發之。此一事也。毛詩各篇韵讀，間有未諧。顧江、孔、段以下，多著異辭。周頌各篇，尤難爬梳，求其讀而不得，且以爲無韵矣。先生誦詩，於歧韵諸字，以雙聲通轉求之，類皆可諧。通轉必有佐諛，如北門篇，敦遺爲韵，敦以雙聲讀推，引漢書韋玄成傳證之。抑篇行僭心爲韵，行以雙聲讀銜，引釋文鄭音證之。比類引申，爲雙聲通讀一例，凡詩中韵讀，曩時參差不協者，皆豁通無間。周頌失韵之文，亦十九得其正讀。冥心參會，而曠若發蒙。此二事也。古韵部類，各家分合不一。先生初用分韵之二十二部，繼以東與冬合，支與歌合，幽與侯合，緝與葉合，侵元各與談之一部合，凡十七類。祭部初合廣韵，去聲祭泰

夫廢，入聲月曷末薛諸韻隸之，段、孔皆并於脂，戴、王別爲此部，是矣。所合各韻，讀去讀入，音准不齊，究收何聲，戴、王未言。定海黃氏謂入聲沫輒殺伐爲古正音，去聲短言從之。先生不爾，援中原古無入聲之條，改入爲去，而收音於泰，讀祭爲祭仲之祭，夫若噲，廢若敗。凡廣韻去入兩收之字，如靄輒糲沫并隸泰曷末，則讀泰韻，蹶泄綴揭并隸祭月薛，則讀祭韻。逐字分疏，不惟證之於書，且以北地方語一一印合。審音正讀，獨邁前修。此三事也。廣韻五支、六脂、七之三韻，雖注同用，而部分未混。治古音者，自鄭、庠以下，至顧、江諸家，皆合爲一，段依羣經韻讀求之，仍區爲三。休寧戴氏叙其書曰，千餘年莫之或省者，一旦理解。是誠然矣。惟支、脂、之三韻，音讀難別，古既分用，聲必不同。段氏知其當分，不能判爲三讀。歛江晋三氏，區古韻二十有二，支、脂、之分別，與段默合。段氏致書詢之，江亦不知。先生則通考三韻，定之部音准如舊，別以脂部各字，收音於微，以飛霏歸疊爲古正讀。二者聲勢之別，猶今韻支微之別。至支部字音，古與歌通。苗先麓、吳樹聲考支歌古音，皆以歌改支。先生曰，兩君所據，類南人譌述，轉歌如支者南音也。中原古讀，則以支入歌，適與相反。今音有轉讀支者，一由南北語言交混，一由切韻以下音切多用南音。後時著爲功令，中原學子，以功令之南音，

亦轉讀南音。然以周秦故書求之，凡中原撰述，支音類讀入歌。漢魏以下稍漓，不如廣韻諸書之甚也。以中原方語求之，凡支部字率有歌音，有讀支者，每與歌音連用，先歌而後支，或先支而後歌，期南北共聽之，人可以互喻也。觸類引推，乃遍考支歌部字，并合爲一。依左傳庾公差，知孟子庾公之斯，斯當讀差，差隸歌部，斯則支部也。依詩玉之瑱也，知說文引也作兮，兮當讀也，也隸歌部，兮則支部也。依夏小正傳柎桃，知爾雅作榘桃，榘當讀柎，柎隸歌部，榘則支部也。書證既明，復稽方音，如弦應節，有條共貫。前此支、脂、之三部，除之音未變，餘則一改其讀，一改其部。三者聲限，遂判若鴻溝。是則段、江以來所未明者，先生明之。此四事也。凡上數端，每接緒論，竊歎先生敍穿之精，剗獲之廣。先生輒笑曰，此皆末業耳。先生精力萃於毛詩、爾雅、方言三書，而其結穴則在俚語證古。前時注爾雅者，至郝氏義疏，最稱邃密。惟詳於義訓，而略於音聲。栖霞牟陌人，與郝氏雅故，曾遺書譏之。注毛詩者，後推陳氏傳疏。注方言者，後推錢氏箋疏。亦皆於聲音未能通貫也。先生注爾雅，則以音爲經，以義爲緯，即音求義，由義證音，取諸左右，若水之逢源，不間翾忽。由周以來，迄今數千年，其名物語言，有已變者，有未變者。未變者，可由今溯古。已變者，有沿循之塗軌，折旋之迹象。先生執其環

中，明其流轉，證古之名物，即今某名某物，古之語言，即今某語某言。若坐先賢於一堂，徵文考獻，相與共論，上下千古，猶一瞬也。先生誥經，其柄持在聲音，聲音之運用，其要妙在精熟。猶學書然，知啄勒勾趯之成規，騰於口而澀於用，與不知等。用必沈潛於中，積年累月，久而神明變化，應手得心。先生之於聲音亦然。以此治爾雅，更以此治毛詩、方言。塗術既同，故三書之功詣亦同。然猶未盡也。以方言解古經，昉於春秋公羊家。漢魏經師之有用者，清代經師亦有用者。然祇片文只義，不廣不醇。其醇且廣者，厥爲書證。經先後經師之網羅，已垂垂盡矣。盡而仍循故步，摭尋於楮墨之中，即幸有成，亦僅爲先師拾遺補闕，不能更進。更進必別有取資，方語其一端也。方語行於今者，泰半傳自數千年前。經傳文字，即彼時語言所寄。古今雖異，而脈理相通。則以今之方語，求經傳文字，當其合處，爽露豁暢，或更逾於書證。如詩葛覃施於中谷，施古讀他，即今方言拖延之拖。故毛傳訓移，廣韻訓移爲延。若讀拖於中谷，可不煩轉釋矣。又如言告師氏，毛傳訓言爲我，爾雅亦同。言，即今方語之俺。讀俺，則三尺童子亦知爲我矣。凡此之類，先生概以方語說之，分著於毛詩、爾雅、方言，合而兼以他書所得，并爲俚語證古。人人具有口舌能言語，求經訓於箋注，尚須搜討，求音義於己身，則搖舌即是。於

書證之外，爲研經者別增口證，於舊塗之外，爲治學者別闢新塗。抑又嘗思之，往古經傳，未嘗自爲注釋，以其所施爲當時之人，亦即用當時之語言文字，觀者自省，不煩別詮。迨後語言文字漸變，求諸經傳，或格格難入，乃有訓詁。訓詁者，以今語通古語，以今文通古文也。更後語言文字又變，并前訓詁亦或難通，乃爲訓詁更作訓詁。層累遞轉，愈後而愈繁，愈前而愈簡，如譯書然。漢儒訓詁爲直譯，六朝隋唐義疏爲重譯。清儒之精詣者，或直薄兩漢，然亦僅能與漢儒晤言，不能與周秦漢述者共話。先生之塗術，乃更渡越兩漢，進身爲周秦之人，讀其文字，猶今人讀今人文字，聆其語言，猶今人聆今人語言。事難任重，雖非一手一足一朝一夕所能將事，而椎輪大輅，已開先河。凡先生撰述，皆獨往獨來，不爲古今所囿，而自闢戶牖。所述雖未盡什一，凡百小大，胥可以此義推之。今先生年七十矣。弱冠以還，日夜汲汲於學術者，五十年中未嘗或渝，亦未嘗求人知。君子之學，暗然而日章。今值先生令辰，謹以此記獻於左右。

三十三年秋後學獻唐拜。

方言音釋序

丁惟汾

方言，爲四方之言。方，鄉也。方言即鄉言。舉其言而說之，謂之談。同鄉與同鄉言，謂之鄉談。與異鄉言，則不得爲鄉談。不爲鄉談，即以爲異言。同一言也，談之者因聲音之流變不同，遂以爲異耳。古先聖王知其然也。採取四方之言，筆之簡策，藏諸故府。使人人知異鄉所談同爲一言，并非異言。所以通民隱，定民志也。詔告天下，以垂來茲，俾子子孫孫世守罔替，永寶用享。揚子雲氏，起於漢末，抱殘守闕，輯而錄之，并爲之疏通證明，可謂偉矣。景純繼起，復爲訓釋，而方言一書因益彰明。降及後世，繼起者雖代有其人，而若隱若見，不絕如縷，蓋亦危矣。有清末葉，海禁大開，異國之言，漫衍浸入，通都大邑崇外語鄙國言之風尚，駸駸日熾。國運日危，來軫方道，顧瞻周道，如有隱憂。爰取方言一書，詳爲念讀，略解總理。始知四方之言，通爲一貫之語，但音有流變耳。以今語證古語，古今無不吻合。即婦人孺子之瑣語猥言，與古人亦無少異。夫乃歎今日之言語，仍是原自古初無少變更，而古先聖王之流澤遠矣。因詳爲爬梳，以音釋音，以音釋義，作方言音釋。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寫於濟寓。

方言音釋目次

詒雅堂主治學記……………王獻唐（一）

方言音釋序……………丁惟汾（一）

方言音釋十三卷……………丁惟汾（一—二七八）

或謂之黠。地和反，亦今通語。自關而東，趙魏之間，謂之黠，或謂之鬼。音鬼，賦也。

虔，諱部。護，元部。慧，鬼脂（古音謂之）部。慧之部，隸，葉部。諧，歌支部。黠，至部。

慧，注云：謂慧了，按注非也。慧，古音讀鬼，當讀諧詐之譎（古音亦讀鬼）。卷三云：諧詐也。

虔，古音讀欽，聲借亦作欽。虔，敬即欽敬。此虔為欺騙（古音讀聘）之合聲。卷十二：虔護也。注云：謂慧黠也。僂為醜（古有僂音）之同聲假借。詩小雅：何人斯篇，有醜面目。傳云：

醜，姑也。姑，古音讀壞，俗亦作壞。醜，姓雙聲。荀子：非相篇，鄉曲之僂子。僂子，即俗所云之壞

小子是也。護，俗作禍，曹孟德《世傳》為曹禍，以其慧黠多智也。慧與狸通。詩幽風：七月篇，取

彼狐狸，字亦作賊。小雅：何人斯篇，為鬼為城，則不可得。傳云：賊，短狐也。狸似狐而小，故謂

之短狐。日照呼之為野狸子。其性鬼黠，善蠱惑術，故字又狡或為惑之初文。獸之慧黠者，謂之慧。人之慧黠者，亦謂之慧。注云：言便捷者，慧者多便捷，故謂之便。謂為隨之異

文。長古為說隨。大雅：民勞篇，無匪說隨。傳云：說，隨說人之善隨人之惡者。說，隨即猥瑣，俗

謂之鬼作，字亦作說。說文：兗州人謂欺為說。今俗謂設計陷人為說說計。鬼為慧之異文。

黠（古音讀伙）為狡（古音讀刁）之雙聲音轉。俗謂慧黠者為鬼狡（讀古音）。

注云：言鬼跡者，跡從示，得聲。示，古音隸，脂部，當為祟（古音讀歲）之異文。鬼即鬼祟。

娥，嬌，音好也。秦曰娥。宋魏之間，謂之嬌。秦晉之間，凡好而輕者，謂之娥。自關而東

所傳皆稱受之義。此數字初為好義，後變壞義。人用點算其數，壞故也。

原
书
缺
页

淑女。傳云，窈窕幽閒也。幽為幽靜，閒為閒都，閒都亦作閒雅（古音讀魚）。卷二云，美心為窈。注云，言幽靜也。又云，美狀為窈。注云，言閒都也。窈之與窕，亦言其好而輕也。姝字亦作姪。卷十三云，姪色也，色為美色。詩，邕風，靜女，靜女其姝。傳云，姝，美色也。靜女而有美色，此言其美心美狀也。姝，注云，言好容也（古音讀擺）。按，姝疊韻假借作說（古音讀梓）。說文又作悅。卷十三，姚（古播字）說好也。注云，謂姝悅也。姚說，俗作姚梓，姝悅俗作姚梓，姚說姝悅與注之姝容義同，姝容俗謂之擺弄也。姝專言其美狀，與姤（姤為窈）注云，言姤潔非也。一義同。姝字亦作艷。卷二云，美色曰艷。注云，言光艷也。美色為人所羨艷，故謂之姝。姝俗作饒。

烈，拊，餘也。郭烈餘也。五烈反。 陳鄭之間曰拊，晉衛之間曰烈，秦晉之間曰隸。音隸。傳曰：夏隸是屏。或曰烈。

烈，祭部。拊，疑，脂部。

烈古音讀賴。今語音轉為拉（讀上聲）。遠快謂之拉，與注烈餘義合。烈，藥部（古音讀藥）疊韻，古通用。詩，商頌，頌長發篇，苞有三蘗，傳云，苞本，蘗餘也。此蘗為本之蘗餘。蘗，今語音轉為札（音讀乍）。伐木餘謂之樹札子，是也。拊（古音讀反），爾雅云，餘也。拊，蘗，雙聲通用。書，盤庚，若厥木之有由蘗，由，藥，說文引書作專拊，云專木生條也。專條（古音迪由切）疊韻，專，拊，為條，拊，疊韻音轉為條，隸。詩，周南，女，讀篇，伐其條，隸。傳云，隸餘也。斬而復生曰隸。伐

